

未来的战争

[美] 阿尔文·托夫勒 著
海迪·托夫勒

阿 笛 马秀芳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目 录

引 言	1
<hr/>	
第一部 冲突	1
<hr/>	
第一章 意外的接触	3
从体力到脑力	4
漫画的涵义	6
第二章 狂欢的结束	8
千亿美元的保险费	9
奴隶主义与决斗	10
竞争拉开了枪栓	11
第三章 文明的冲突	15
主要冲突	17
一分为二的世界	18
一分为三的世界	19
消除贫困	21
易事现象	22
全球主义诗人	23

第四章 革命的前提	27
致命的三结合	28
工业时代的尾声	29
第五章 第一次浪潮文明战争	31
礼仪、音乐及技艺	32
季节工	33
领实物军饷的军队	34
第六章 第二次浪潮文明战争	37
刺刀与扎棉机	38
连珠炮似的备忘录	39
死亡流水线	40
超越绝对	41
致命的孪生兄弟	42
第七章 空陆战	44
丛林战的创伤	46
瓶中的精灵	47
去以色列首都的机票	48
奇袭叙利亚军队	49
积极防御	52
改革五角大楼	53
第八章 财富创造十大特征	61

一、生产要素	62
二、无形价值	63
三、分量生产	64
四、劳动工作	65
五、发明创造	66
六、企业规模	66
七、企业组织	67
八、系统一体化	68
九、基础设施	68
十、加速前进	69
第九章 第三次浪潮文明战争	70
科技恐惧	71
双重战争	72
消失的前线	74
一、毁灭要素	76
二、无形价值	79
三、分量摧毁	80
四、劳动工作	82
五、发明创造	85
六、军队规模	86
七、组织机构	87
八、系统一体化	88
九、基础设施	89
十、加速前进	89
第十章 战争形式的冲突	92
机关枪与长矛	93

武士与士兵	94
第三部 探索	99
<hr/>	
第十一章 “精巧”战	101
信息天堂的笑声	102
低度冲突的说客	105
风尘仆仆的专家	107
军队的心灵感应	109
第十二章 太空战	111
第四维空间	112
从伊朗到以色列	114
全球导弹防护罩	115
扔在美国国土上的核弹	117
软杀卫星	118
黑洞与活门	119
太空的心脏地带	121
第十三章 机器人战争	123
军火交易	124
保护精英	125
沙漠机器人	126
“收枫”秘密计划	128
“潜行者”机器人	129
机器人恐怖分子	130
机器人反对者	132

第十四章 达文西之梦	136
好莱坞电影套装	137
机器人蚂蚁雄师	139
超级瘟疫	140
第十五章 不流血的战争?	145
超级秘密实验室	148
看不见的墙	150
蒙汗药显神威	152
非致命性政治	155
外交官行不通时	157
第四部 知识	161
<hr/>	
第十六章 知识战士	163
硅谷的秘密	166
软件战士	168
山姆大叔听话吗?	169
废学与再学	171
挥剑之手	172
信息恐怖分子	174
第十七章 间谍的未来	179
通用汽车公司式的问题	180
新型市场	183
人的因素	185

素质危机	185
情报竞争	187
第十八章 宣传手段	192
三种宣传层次	193
六种宣传工具	194
新纳粹与特效	196
媒体“明星”	198
精确的信息	199
实时报道	200
非真实实时	201
电视与录像	202
第五部 危机	207
<hr/>	
第十九章 民转军	209
没有战略的预算	212
死亡的商人	213
战争民间化	214
双用产品	215
战争消费服务	216
“智能”与“智能化”军队	217
和平与战争的婚姻	218
零件传真	219
第二十章 释放的精灵	222
致命的对比	224

下一个切尔诺比利核泄露事件	225
挂锁与潘兴导弹	226
上当的检查人员	228
肉鸡检查	229
色情与毒品	230
华尔街与军阀	231
破裂的大坝	233
破碎的前提	234
灵活的科技	235
核武器生产者的信息自由	237
第二十一章 幻觉区域	239
货币消亡	241
国界消失	241
媒体政府	243
反潮流的国际组织	246
相互依存的危险	247
第二十二章 一分为三的世界	250
中国特征	251
富裕阶层的独立	252
亚洲的挑战	254
战火的燃起	255
摆脱旧文明	256
新的革命	258
第六部 和平	259

第二十三章 和平形式	261
第二十四章 下一种和平形式	265
外交震惊	268
和平有限公司	269
空间开放与思想开放	270
科技追踪	272
无法侦破的谋杀案	275
武器以旧换新	276
如何发动(而非停止)战争	277
第二十五章 21 世纪的全球体系	283
冷战结束之罪	284
软边界国家的兴起	284
高科技群岛	286
跨国公司 与 宗教	287
跨国协会 与 组织	288
国 与 国 互 存 关 系	289
三种时钟速度	291
生存需求	292
均衡(而非历史)的结束	294

第 一 部

冲 突

第一章

意外的接触

故事是从一个意外的电话开始的。根据电话所约，晚上我们来到了华盛顿附近一家汽车旅馆里，与一位身着平民服装的美国陆军将领会面。以前，我们谁也没有见过这位将军，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约见我们。当时，我们也没有写这本书的计划。

那是1982年4月12日晚上七点半，在五角大楼附近的“高级旅馆”里，一位身材矮小、瘦削、浓眉的先生大步跨出电梯，向我们走来。他就是唐·莫雷利先生。他向我们介绍说：他出生于宾西法尼亚州的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毕业于西点军校、在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指挥过野战部队，打过仗。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战役还在后头。

人们时常抨击：高级军事将领们总是把时间花在准备再打一遍以往的战争上。那天晚上，莫雷利将军告诉我们：同样的抨击也可以用在知识分子、政治家，以及自称和平代言人的抗议者身上。事实是，许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公开言论和文章都是些陈词滥调。许多观点仍然脱离不了冷战的范畴，更糟糕的是，这些观点仍然处

在大烟囱工业时代的心态之中。

莫雷利与我们谈话的那段日子，正是一群美国将领们忙于阅读我们俩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这本书的时候。我俩写的那本书认为：1万年前发生的那场农业革命揭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改革浪潮；300年前的那场工业革命则引发了第二次变革浪潮；而今天，我们正在感受到第三次变革浪潮的冲击。

每一次变革浪潮都带来了一种新的文明。在那本书中，我们认为：今天，我们正处于开创一种第三次浪潮文明的革命之中，这种新的文明有其特有的经济体系、家庭模式、媒介、政治体系。

然而，在那本书中，我们对于战争几乎是只字未提。那么，为什么这些将领们要奉命阅读我们写的那本书呢？这正是我们俩想知道的原因。

从体力到脑力

原因嘛，莫雷利解释说，是由于：正在改变我们经济与社会的力量，同样也会改变战争。在外界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们已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正在设计未来革命军事计划。

莫雷利告诉我们说，这个工作小组由他们的上司，出生于堪萨斯州的唐·斯塔里将军领导。这个小组已开始用“第三次浪潮”的观点来重新认识战争，培训士兵们用脑子和计谋作战，以及计划今后所需要的武器。莫雷利的工作是“搞理论”，具体的任务就是为第三次浪潮的世界制定一套军事理论。

我们一直谈了好几个小时，内容包罗万象，从电子游戏机到企业权力下放；从尖端科学技术到时间哲学，莫雷利认为：所有这些，包括一些尚未来得及交谈的，都与重新认识战争密切相关。

吃过晚饭，莫雷利带我们上楼到他的房间。他的房间里有2台

幻灯机。在这以前，莫雷利已把与我们谈话的内容与当时的副总统布什吹过风。时间过得真快，就在我们一边看幻灯，一边向莫雷利提出各种问题的时候，几个小时就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智能炸弹”一词乃是10年之后才被世人所知的。那时，美国军队还在为越南战争的失败而士气低落。但是，莫雷利当时的思想是放眼未来，而不是反思过去。当时，我们在莫雷利房间所见的，正是10年后全世界人民在电视机前屏息看到的美国CNN有线新闻网转播的海湾战争实况的一场精采的预演。

事实上，当时我们看到的，就其战争演变方向而言，人们至今也难以理解；就其军事力量的转变而言，也只有随着我们在本书的逐章逐节的揭示，人们才能得以理解。我们将向人们揭示：正在形成的未来经济与战争迅速变化的本质之间是多么地相似，而彼此之间又是加速对方变革的过程。

简而言之，随着我们从体力经济向脑力经济过渡之时，我们还需发明创造一种称之为“脑力战争”的战争。

莫雷利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印象深刻的观点。美国军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科技驱动战略，而不是战略决定科技。越南战争之后的战争中最重要变化是什么？是精确制导武器。民主国家军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共识，否则，民主国家的军队不可能赢得战争；但是，现在发生危机的速度远远超过广大民众达成共识的速度。核战争能否避免？是的，可以避免；但是，通过传统的方法是无法避免的。为什么莫雷利对我们有关时间哲学的观点这样感兴趣呢？因为军方必须要从空间方面向时间方面转移。接着，莫雷利结束了他的这场充满理智的谈话。

精神病医生称病人结束一个疗程后讲话的最后几个词为“泄密词”。这泄密的几个词往往比一个小时谈话中的所有其他话都重要。当我们站在门道，还在消化我们刚才所闻的内容时，莫雷利又向我们甩出了一句有关他个人的话。

“我已经 49 岁了。”停顿了一会儿，莫雷利接着又透露说：“而我又得了癌症，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接着，莫雷利镇定自若地宣称：“如果今晚我向你们二位勾勒出的新理论，有朝一日能被美国和其盟国在实践中运用的话，我将认为这是我人生道路的圆满终结。”从莫雷利坦然的语气中，我们深感到他的那种长期审慎的自我反省的精神。

不管后果如何——或好或坏，或二者兼之，总之，莫雷利的人生道路远远超出圆满终结这个概念。

漫画的涵义

这次见面之后，我们又在华盛顿以及弗吉尼亚的门罗堡多次见面。接触的越多我们就越认识到，莫雷利决不是人们惯常认为的那种军人的模式。特别是知识分子，总喜欢把军人挖苦为粗人或干脆为大笨蛋。想想政治漫画是如何把将军描绘成那种挺胸缩腹，满身绶带勋章，而满脸呆板没有一丝智慧的样子；想想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那首讽刺歌曲《我是摩登少将的大典范》，或《皮纳福皇家军舰》中那位海军上将的大言不惭：

“我从来不动脑筋，
所以他们奖励我，
让我当上了
女皇陛下的海军大主管！”

不管这些漫画和讽刺歌曲的形象的事实依据是否曾经存在过，也不论是否至今还在一些其他国家存在，它们都不适用于莫雷利，以及莫雷利以后介绍给我们的那些军官身上。事实上，莫雷利

是个有时穿着军装的知识分子，是个高层次的人物，深爱许多新的观点。同时，他还充满着热情，寻求的似乎不是别人的弱点，而是温情。他始终充满着幽默感，意大利笑话连篇不断。他一边跟着另一名军官学习油画，一边又教那位军官下国际象棋。他不仅爱好古典音乐，而且还爱好斯坦·盖茨的爵士乐。他还是个水平不高的歌手。他喜欢看书，不管是科幻小说、历史小说，还是传记小说，他都爱看。我们后来认识的一名美国将军称他为“我们的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人。”

莫雷利是所有行业中最严肃行业的一名严肃人物，他自己对此也十分清楚。但是与莫雷利相处，我们又发现他是一个妙趣横生的人。他自知活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但他却活得有滋有味。

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心情是十分沉重的。那是1984年2月的一天，他邀请我们去门罗堡会见他的接班人。原因是再清楚不过了。我们和几个身着战斗服的军官们用过他夫人帕蒂准备的午餐后，莫雷利陪我们走向一辆等候我们的汽车。我们单独谈了一会儿话。

莫雷利对我们俩说：“医生说我只能再活2至6个月的时间了。陆军方面已做好了我为退役的准备。我非常珍惜我们之间的这段友谊。遗憾的是，已没有机会再发展这种友谊了。”我们告诉他，我们也非常珍惜与他相处的这段时间。接着，他打开车门。当一名中士把车开走时，他挥手与我们告别——最后的一次告别。

所有的这些接触，先是和莫雷利，而后是和斯塔里以及其他将领，都使我们对战争在人类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种最富有戏剧性和悲剧色彩，最无法避免的社会进程有了新的认识。

如果说，过去战争曾经重要到不能光留给将领们去考虑的话，那么今天的战争也已重要到不能光留给那些无知的人去处理——不论他们是穿军装的，还是不穿军装的。同样，反战争也是如此，或者说，尤为如此。